

蘇聯醫學叢書

БИБЛИОТЕКА «СОВЕТСКОЙ МЕДИЦИНЫ»



蘇聯醫學教育

夏巴諾夫著
李志譯

上海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九四八年

夏巴諾夫著
李志譯

蘇聯醫學教育

上海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九四八年

А. И. Шабанов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ССР

蘇聯醫學教育

著	作	者	夏	巴	諾	夫
翻	譯	者	李			志
發	行	者	羅	果		夫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版社

地址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目 次

蘇聯醫學教育.....	夏巴諾夫 (5)
一 革命前之俄國醫學教育.....	(6)
二 蘇聯之高等醫學校.....	(17)
三 戰時之高等醫學校.....	(43)
四 醫生之進修與專門化.....	(51)
五 藥科學校.....	(57)
六 牙科口科學校.....	(58)
七 中等醫學校.....	(59)
八 蘇聯之醫學研究院.....	(66)
結 論.....	(71)
蘇聯醫學研究院	葉果洛夫 (73)

蘇聯醫學教育

夏巴諾夫

(A. N. Shabanov)

此文作者，夏先生，乃蘇聯保健人民委員會委員，及該委員所屬之蘇聯中央醫學行政部部長。過去八年，歷充三職，而與蘇聯之醫學教育有密切之關係。他關於蘇聯醫學機關，及訓練醫學人才之著作，發表了約有二十篇之多。

夏先生生於一九〇四年，其家庭業農，住於伏爾加河上流。他中學畢業後，進莫斯科大學醫學院，於一九二九年畢業。畢業後，他仍在該大學外科學系做研究工作；始在馬第諾夫（ A. V. Martynov ）教授督導之下，繼為赫曾（ P. I. Herzen ）之助手。馬教授為俄羅斯聞名之外科醫師，赫教授為蘇聯科學院之通訊會員。夏先生於馬教授去世後，轉充赫教授之助手。

夏先生在外科學系研究時，發表了許多關於外科特別部門之論文，如大腸腫瘤治療，肝病之手術等是。他曾在第一莫斯科醫學院演講其關於阻塞性黃疸病之出血與胆汁缺乏症之理論。

緒論

中、英、美三國內之蘇聯的友人對於蘇聯醫學教育制度，皆表示甚大之興趣。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數年，美國哈甫金斯大學（John Hoplsins U.）教授雪給利斯特（Siegerst）先生，他是有名的醫學史權威，曾來蘇聯遊歷，對於我們的醫學機關之活動，曾作詳細之研究。

戰時來蘇聯參觀之英、美、醫學界代表團，亦同樣特別注意於醫學教育之問題。

保健人民委員會，紅十字會，紅新月會，及他們在海外的代表，都從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之醫師們，科學家，接獲了——而且還是繼續地接獲——無數關於我們的國家如何訓練醫學人材之詢問。

我們為滿足同盟國許多科學家之願望計，茲將蘇聯之醫學教育過去之如何發展，及其現在之狀況何似，作一總檢討。當然，此文不過將蘇聯之高等以上之醫學校之發展的主要階段，及其最特色之點，撮要言之而已。其詳尚未及之也。

作者希望此文有益於中、英、美、三國內之我們的朋友，倘蒙指正，感激不淺。

革命前之俄國醫學教育

俄羅斯之醫學教育，有二百年以上之歷史。其最初之發展與俄國「改造大家」，彼得第一，有密切之關係。

十八世紀以前，並無有組織之醫學訓練存在於俄國。所有在俄國大學畢業的醫生，皆為外國人。他們是從國外聘來，以醫治俄皇之家庭的。

外籍醫師誠收有俄國學生，惟俄人送往外國習醫學者，直至彼得第一之前皇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 年間乃有。波斯特尼柯夫 (P. V. Postnikov) 是獲有醫學博士學位的第一人。他於一六九二年畢業於罷都亞 (Padua) 大學——這是歐洲長老最有名的大學之一。

俄國的第一個醫學校成立於一七〇六年。由於荷蘭醫師畢得羅 (Bidlov) 之獻議，彼得第一於一七〇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下令，於莫斯科，在雅植 (Yaaza) 河之外，建造一醫院，「以醫病人」。在醫院中，曾設一座解剖場。曾招收學生約八百人，俄籍與外國籍都有，以研究藥物學。

修業年期，由五年至十一年，長短不一，視學生之能力與過去之訓練如何而定。讀了數年之後，須經過一種考試，乃有担任醫師助手之資格。

學生畢業者，給博士學位。

課程包含解剖學，外科，特別注重裏傷，藥物學，繪圖，拉丁文等。

醫學校裏不用課本，學生全靠於先生演講時，錄取筆記。他們所能使用的教學工具祇有一幅荷蘭製的解剖圖，及少數用來解剖的死屍。蓋外科手術施行於活人的身體上，也施行於死屍上。

那時期，最普通的手術是以穿顱術。

藥物學，即植物學，與生藥學（Pharmacognostics），製藥術等要義，於特別遊覽花園時研究，蓋園中會種了藥草。藥方由先生口授，學生牢記。

醫師的助手是做小手術，留侍病人於其牀前，及每日隨醫師巡查病房。

所有講授，皆用拉丁文。此第一個俄國的醫學校，其關於訓練的全部組織，都由畢得羅親自指導。畢醫師對於這件事曾費了很多心力和注意。他要報告俄皇，從這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確能施行各種手術，確熟悉人身各部的各種病症。

第一批俄國醫師畢業於一七一三年。此醫學校照常進行，至一七三五年畢得羅死了以後，有好幾年，不免退步。迨科學院前任院長，不盧孟特羅斯特（Blumentrost）先生被任為醫院院長，乃將研究範圍擴大，新加內科與法醫的科目。他是採用經常課本的人。這些課本，主要的是荷德文譯本。

於一七三三年，另有新的醫學校設在醫院裏面。一在聖彼得堡之陸海軍醫院，另一個則在克朗斯達特（Kronstadt）之海軍醫院。但這些學校之教學，遠不及莫斯科醫院，蓋後者之程度，與那時候許多醫學校，固能並駕齊驅者也。

在女皇依利薩伯斯（Elizabeth，她是彼得的公主。）的時代，醫學教育的組織，大有變更。那時候，康帶蒂（Kondeidi）為醫學行政的首長，他是贊助醫學教育最力的人，他開始派送俄

國青年醫師至外國，作畢業後之研究，以資深造。此留學制度始於一七六一年。至國內醫學校之修業年限定為七年。第一第二學年之科目包含解剖學，藥物學，繪圖；第三學年包含生理學；第四學年包含生理學與病理學；第五第六學年包含外科；第七學年則為臨症實驗，俾得施行手術，而獲經驗。

康帶蒂關於訓練醫學校教員之努力，曾得羅莫諾索夫（Mikhail Lomonosov）之贊助。羅莫諾索夫是十八世紀俄國之天才科學家。他於一七六一年致書於休賈洛夫（I. I. Shuvalov）伯爵，暢論俄國人口之繁殖與保存，為世人所稱頌。

羅莫諾索夫云：「許多人民為各種病魔所糾纏，而能治此等病症之醫藥機關又如此其少。一切城市需要很多醫生和藥店，這些藥店至少須能供給在我們的氣候所易獲得之藥物而後可。然此種需要並未滿足，其已滿足之者，甚至不及百分之一。陸軍中亦無充分之醫事人員；為醫生者，不唯無時間以檢查病人，詢問之，而給之以藥，以減輕其痛苦，且無時間以照料傷者。因此種疏忽，其應能生存者亦死亡矣。」

羅莫諾索夫之為斯言，乃七年戰爭達至最高潮之際；蓋是時，正如彼所謂「現在不幸的歐洲戰局，不唯單獨之人，即慘遭蹂躪的家族之全體，亦被迫而離棄鄉里，以逃生於遠離戰區之地也。」

羅莫諾索夫贊同彼得大帝所提倡之訓練本國醫學人才而不借助外人之計劃。羅先生說：「德國人並未能滿足我國一切之需要

。不唯此也，他們不能充分了解俄語，其宗教與習慣又與我人不同，索酬又太高，此等一切俱爲甚大之阻礙。」

羅莫諾索夫之稱爲莫斯科大學創辦人之一，並非過言。莫斯科大學乃俄國最古之高等教育機關，開辦於一七五五年。其醫學院亦爲最先成立者，當其成立時，亦曾經過甚大之困難。

莫斯科大學之醫學院原有三系：（一）化學系，特別注重藥物化學。（二）博物學系，學生在此可熟習各種礦石，草類與動物。（三）解剖學系，教授們在此，須使學生明瞭人身之構造，及予以醫學實用上之訓練。

於一七五八年，契史田斯（Kerstens），一位從外國聘來的科學家，開始對首批六位表示願意研究醫學的學生，講授關於理論的及實驗的物理學與礦物學的講義。俄國第一個醫學院開始在莫斯科大學適當地辦理，還是在一七六四——一七六五的事。

在這第一個俄國大學的醫學院當教授的是濟柏林（Zybelin）與文雅米諾夫（Venyaminov）。前者主持產科，講授生理學及其相關的飲食衛生法，病理學，症狀論，（Semeiology）普通治療法等。後者教植物學。五年以後，又加增一位名雪畢爾斯基（Ivan Sibirsky）；他是莫斯科大學畢業生首先任教授者。

最初，大學的醫學院之臨症實驗，不及醫院裏的醫學校，故前者之訓練水準，不及莫斯科醫院的醫學校之訓練。但這種情形，不久也就改變了。蓋這大學裏的教授們與講授的先生們和醫學機關成立了密切接觸，並負擔起領導的責任來了。——這領導責

任之屬於第一個俄國高等醫學校的教授們是正當的。

濟柏林提議種牛痘以防止天花最力。契史田斯演講，主張必須設法增加俄國之人口，及對付小兒之死亡。他這演講後來印成小冊子，他稱它爲「醫師對於鄉民之獻議，旨在增加俄國不足之人口。」

當一七七一年，莫斯科發生黑死病，死人不少。濟柏林與文雅米諾夫以醫學會會員之資格，偕同彼等之助手盡力施救，不顧自己之安危。濟柏林在莫斯科第一區，而文雅米諾夫則在第四區工作。

在最初數十年，這醫學院之課程與先生經常改變。在一七九一年，此大學乃得授權發給醫學博士學位與其畢業生。此可謂爲與醫學團（Medical collegium）長期鬥爭所得之勝利，蓋醫學團素不願授給此權與大學者也。

在一七九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巴菽克—梅細意夫（Barsuk-Moiseyev），乃莫斯科大學畢業生，提出他的關於呼吸的論文，遂獲醫學博士學位，而爲俄人在一個俄國大學得此學位之第一人。

當一八〇四年，起草莫斯科大學新規程的時候，它的醫學院最初四十年的經驗，已完全計算到了。

照這規程，臨症實驗的研究，分別設科；下列各系，也成立了：

（一）解剖學，生理學，法醫學；

(二) 病理學，治療學，臨症實驗；

(三) 外科；

(四) 產科；

(五) 獸醫學；

(六) 藥理學，製藥學，藥物學。

這醫學院於一七九七年，在一軍醫院，接受一座臨症實驗室，可容病人十位，一切教授上必需的設備俱齊。至一八〇五年，它又得一間眼科醫院，及一間有六張病床之慢性病實驗醫院。至於收容貧婦之產科醫院，在一八〇六年也有了。

俄國醫學教育，在十九世紀伊始，已奠定了堅固基礎。第一個俄國醫學會創立於一八〇五年。它稱為「在莫斯科大学進醫學與自然科學促進會。」一八〇八年，發行「醫學與自然科學之雜誌」，此為俄國用醫學第一個科學性質雜誌，是以進行上列醫學會之工作的。

有天才的青年教授們之研究範圍，曾擴展至一八〇四年的新規程所規定的課程之外。賀諾夫（Voinov）教授演講醫學史，巴菽克—梅細意夫教授演講衛生與營養，穆德羅夫（Mudrov）教授演講軍醫學，特別注意於訓練軍醫人才。穆德羅夫又特別教訓學生如何去治病人。今援引一句那時候的記錄：他是「在學生之前，教窮人與技工如何去治病的。」他的目的是在使學生們如何辨別各種病症，及如何用本國方法治之，如果是可能的話。

莫斯科大学醫學院之教授們曾積極參加抵抗拿破崙一八一二

年之侵略的戰爭。他們因此犧牲生命者爲數不少；例如格魯辛諾夫（Gruzinov）與丕那（Pener）二人是曾投身於平民軍者也；而文掃維慈（Vensovich），第一個俄國醫學雜誌之總編輯，克勒斯杜里（Kerestri），第一個俄國醫學會會長，尼米羅夫（Nemirov），及巴菽克—梅細意夫諸人，皆在殉難之列。

莫斯科大學之校舍，各種收藏品，及圖書館之大部份，皆毀滅於一八一二年之莫斯科之火。惟臨症實驗室之屋宇僥倖得存。一八一九——二〇年之大學報告指出了，由於敵人之侵犯，醫學院在其師生方面，損失甚大，蓋此等師生，皆自動投軍，而能光榮地盡其對國家之責任者也。

從那些年莫斯科大學畢業出來之醫生的數目，可以說明上段所言之事實。一八一二——一三年，畢業十一人；次五年，每年四人；一八一八——一九年，則一人亦無。但在一八二〇——二一年，全班畢業生共有三十七人；即比前十年猶多，蓋在前十年內受訓之醫生不過三十人也。

因戰時緊迫之情勢，修業之期限減少，由是反映於其訓練水準之低下，而令人深感不滿。大家要求，修業年限不能少於四年，並須另有三或四個月之實習。

大學新規程原規定修業五年，而在此五年中，須習十種科目。一八四八年又立一章程，惟中學畢業最優等（with honours）之學生，乃准入莫斯科大學之醫學院。

十八世紀之末，其他高等醫學校，亦復設立，如一七九九年

開辦之聖彼得堡及莫斯科兩地之內科與外科學院等是也。但後者爲時不久，即行停辦。此等學院之組織，大部份由於瓦雪爾耶夫（Vasilyev）之力。瓦先生者，醫學團主任兼會計者也。

十九世紀早年，新的大學設於喀山（Kazan）與哈柯夫（Kharkov），它們都有醫學院。而多甫特（Dorpt）與維爾尼（Vilno）兩地之大學，其醫學院亦重振旗鼓，恢復活動。

舊俄之醫學教育與該團之一般進步並進。惟反動時期乃使其衰退。例如俄皇亞歷山大第一與尼古拉第一之末年，乃反動派得勢之日，即如是也。蓋反動的大臣與大學的校長莫不對於有獨立性的思想深加壓迫；他們以宗教學代替自然科學，強使先生們以各種罪過爲各種疾病分類之標準；總言之，試將高等醫學校倒退至中古時代之狀況也。

當那些時候，醫學校之各種便利，殊不充足。一八五八年，教育部報告，乃引起沙皇注意，蓋那報告指出了當時的醫學校不足以容納欲學醫之學生。其時，各大學之醫學院共收進二、二九一名學生，而莫斯科大學佔了一、〇五八名。

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高等醫學校大抵依靠外國之科學思想，其發展尙無可觀。迨在俄國醫學界名家領導之下，發生了獨立學派，情勢乃變。

在那些年間，莫斯科大學醫學院與聖彼得堡醫學院爲俄國醫學之中心。在多甫特，喀山，哈柯夫，敖得薩（Odessa）及其他城市之大學，凡有天才而精通醫學之理論與實用者，亦卓然不

羣，立於前進之地位。

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早期，教學之方法全在指示；臨症實驗室中之病人，用以指示學生，而使其明瞭各種主要病症，及如何醫治之方法。

臨症實驗的治療法，在一八三三年已擴大其範圍；而大學新規程且爲之特設一系，並把它分爲兩組：（一）病理學各論與治療學，（二）在醫院情形之下，爲臨症實驗之研究。

一八六三年之規程，又把病理學各論與治療學另成一系，而爲下列兩種互相關聯之研究：（一）神經病與精神病之有系統研究理論，（二）皮膚病之理論之有系統研究。

依照一八六九年之規程，大學的醫學院之課程，以訓練服務的全科醫師爲目的。

于卡爾因（Eakharyin），索特慶（Sotkin），奧斯脫路莫夫（Ostroumov），是俄國治療學校之創辦人；斯克利化索夫斯基（Sklifasovsky），皮羅高夫（Pirogov），戴亞考諾夫（Dyakonov），維爾雅米諾夫（Velyaminov），爲俄國外科學校之創辦人；皮拉道夫（Pilatov），貢道賓（Gundobin），爲俄國小兒科之創辦人；加不利謝夫斯基（Gabrichevsky）爲俄國細菌學之鼻祖；克利斯曼（Krisman），道不羅斯勒文（Dobroslevin）爲俄國衛生學校之創辦人；柯雪文尼阿夫（Koshevennikov），柯爾沙柯夫（Korsakov），爲俄國神經精神病學校之創辦人。

于卡爾因，奧斯脫路莫夫（Ostroimov）皆為有聲譽之臨症實驗學者及執業醫師。他們不唯竭力增加學生之理論上的智識，且使學生於醫學實用上，亦有澈底之基本訓練。

這些學者演講時，講堂充滿學生與執業之醫生，極形擁擠。

在一八八〇年以後數年間，莫斯科大學醫學院之臨症實驗的研究，因新建實驗室及其他側廳於莫斯科之得維慈耶，波列區（Devichye Pole）之故，已大為便利。這些臨症實驗室之建造，由衛生學教授克利斯曼與許多有名之臨症實驗學者為之督導。戴亞考諾夫亦在其中，蓋彼曾在外國研究此項實驗室之建築者也。

醫學校為思想前進的教授和學生之集合所。他們為高等醫學校之自由，而與教育部之反動派相齟齬，以制止其侵入。此種齟齬，於卡索（Kasso）任教育部部長時為特別激烈。

許多醫學校教授因此被開除，有些則因不願傳佈反動派之見解，而自動辭職。故此時期之特色，為高等醫學校之教學減色，研究零落。

前進的醫師公會，對於沙皇時代之俄國醫學教育的組織，甚為活動。皮羅高夫的俄國醫師公會，及皮羅高夫的大會尤然。例如一九一一年所開之第二次皮羅高夫大會，即促人注意，畢業之醫師，尚未得充分之基本訓練，而不能為獨立之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醫師之需要甚殷。故醫師之畢業提早，臨症實驗之研究改變，以適合戰時之所需；總之，訓練之質素變劣。然而前綫後方，醫師之供求，相距甚遠，不能補足之也。